

## · 纪念黎鳌院士诞辰 100 周年 ·

## 我体会的黎鳌精神

肖光夏

1958 年 9 月 23 日,我接到院首长电话,让我立即到外科 3 楼报到。我到达时,黎鳌教授和原病区的李远康医师已先期到达,我们 3 人就是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最早的 3 名医师,而当时只有 6 张病床。我从此追随黎老 41 年,直到他病逝。往常普通外科也接收烧伤患者,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小面积烧伤,成批大面积的深度烧伤罕见,这对行医多年的外科教授黎老也是一个严峻挑战。

## 1 无章可循的艰苦起步

重庆是座山城,周边分布着不少早年内迁的厂矿,在那大炼钢铁的年代,烧伤事故频发,烧伤患者多且病情重;加上当年交通不便,患者运抵医院时,多已陷入重度休克;艰难度过休克期,即暴发脓毒症甚至接二连三的内脏并发症,医师竭尽全力,仍无回天之术。黎老除强调床旁细致观察,随时调整治疗措施外,还特别强调详细记录,这为之后进行大总结留下了宝贵资料。黎老除请临床科室会诊外,又走访相关基础学科,最后在第三军医大学领导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全校性的烧伤协作组,协同攻关。其中病理教研室除及时提供尸检结果外,之后继续相关研究,出版了国内第 1 部《烧伤病理学》,至今已发行了第 2 版。当年我们求知若渴,密切注意学习国内同道的经验,在学习各方经验中,难免“鱼龙混杂”。如在 1960 年一次全国性的烧伤会议上,一位代表报告成功救治一例烧伤总面积达 90% TBSA、含一些 III 度烧伤的患者,在当时无疑是一“爆炸性”新闻,引起各地代表的穷追猛问。最后得知她在创面处理方面有些不同之处,就是对患者入院后的清创,进行全身体表分区分片,由多名医师分别包干,进行彻底清创,最后分别进行细菌培养,如某处创面仍然有菌,该负责医师还要作“自我检讨”。在当年救治无术的情况下,一时群起学习,包括我们。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就有所警觉,对休克期简单清创



和彻底清创各 50 例患者早期脓毒症的发生率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简单清创组患者仅为 35%,而彻底清创组患者却达 60%。黎老遂决定发动全科性的大总结,对 1 年多来,死亡的 89 例与治愈的 70 例烧伤总面积超过 70% TBSA 或 III 度烧伤面积超过 20% TBSA 的患者,逐例予综合总结、分析,从中获得不少经验与教训,最后写出《对目前治疗烧伤几种措施的商榷》,在 1961 年全国烧伤会议上作大会报告,被当年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汪昌业主任誉为促进我国救治严重烧伤从凭“热情”走向“理性”的里程碑。黎老倡导的大总结是对我们救治烧伤以来一次“去粗存精”的大动作。加上通过学习兄弟单位的经验如早期切除 III 度焦痂,自、异体皮混合移植处理 III 度烧伤创面等技术,2 年后,黎老写出《治愈 38 例特重烧伤的经验》一文。此文在 1963 年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上获奖,又被推荐到当年全国第八届外科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黄家驹教授在外文版《中国建设》中介绍中国救治烧伤的进展,就以之为例。黎老等也在当年国庆节前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中南海的接见,并参加当年的国庆观礼。

## 2 组织专业交流、编写烧伤专著

烧伤是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烧伤救治渐上轨道后,黎老和解放军总医院的盛志勇教授、第四军医大学的汪良能教授、第二军医大学的方之扬教授等就酝酿成立一个军内烧伤专业组以便学术交流。1962 年,经批准,全军烧伤专业组在重庆成立,黎老被推举为专业组组长,并商定每 2 年召开 1 次军队烧伤学术会议。军队烧伤专业组的成立,早于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成立 20 年,每次会议均邀请地方专家或同道参加,对我国早期烧伤医学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作为专业组的组长秘书,深深体会到几位老教授的愉快相处,他们除商讨开好学术会议外,又进一步商讨编写一部《烧伤治疗学》。这部集解放军总医院和 3 所军医大学专家共同编写的巨著,于 1977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DOI:10.3760/ema.j.issn.1009-2587.2017.06.007

作者单位:400038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信作者:肖光夏,Email:xiaogx@mail.tmmu.com.cn

版,除获国家奖外,因多次脱销,至今已多次再版。

### 3 开展面向临床的机制研究

重度烧伤的临床救治渐趋稳定之后,黎老主动邀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史济湘教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申报一项重大项目《烧伤早期损害发病机理与创面愈合机理的研究》,于 1992 年得到批准,为期 5 年。经研究,许多临床长年不解的问题得到解释,处理措施得到改进。如通过研究证明严重烧伤后强烈的应激反应,包括炎症介质的释放,导致肠黏膜屏障损害,肠内细菌乘机而入,通过门静脉播散全身。随后研究又证明肠道内毒素侵入早于细菌。基金委称这是“从临床来,通过研究,又回到临床的范例”。在基金委成立 10 周年时,特设一展板报道上述成果。1997 年项目结题时,被评为当年国家医药卫生进步十大新闻之一。5 年研究期中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军队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研究过程中培养博士生 25 名、硕士生 71 名,更为随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4 开大型国际烧伤学术会议的先例

1978 年,我国开始对外开放,美国一些重要的医学杂志开始对我国成功救治大面积深度烧伤有所报道,而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进展。当年,我们 11 000 m<sup>2</sup> 的新烧伤大楼已接近完成,内含 ICU、专用手术室和 120 张病床,加以原军事医学科学院烧伤研究室并入我所,黎老认为此条件下可以召开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经学校、医院领导同意后,我随他到北京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汇报,拟于 1985 年在重庆召开首届中美国际烧伤会议。当时卫生部领导不无担心,曾悄悄问我“重庆能办得起来吗?”当年的重庆和现在相比有很大差别:机场是军民两用的,候机楼有如现在小县城火车站的候车室;全市没有一所像样的涉外宾馆,所幸有一所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人民大礼堂,除大礼堂外,还有几间会议室,大楼两侧附设有一些客房可供住宿;且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等都表示将大力支持。最后部领导在当年“外事无小事,事事是大事”的背

景下,同意承办。着手筹办后,确实发现不少问题。如因会议语言为英语,论文摘要等均用英文,而当时尚无电脑,只有一台英文打字机,要先将论文打印到一张张胶片上,然后送到重庆大学的印刷所,请他们印刷、成集。今天来看,当时的论文集、日程表等都还编辑得不错。会议按期召开,报到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的国外嘉宾 59 名,国内代表 192 名。除主会场外,又设 4 个分会场进行交流,大会由黎老和时任美国烧伤学会主席亚历山大教授共同主持。会后代表们参观了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赞声良多,如亚历山大教授称“你们临床和实验研究结合得很好。”最后,双方商定,今后每 4 年在中国召开 1 次会议。之后,4 年 1 次的会议均按期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召开。第五届会议原定在西安召开,美方代表也赴西安选定了旅馆,终因形势的影响而取消,但我国烧伤医学的国际交流有了明显的进步。

1994 年,黎老获得国际烧伤医学界的最高奖“伊文思”奖,同年当选我国工程院第 1 位烧伤医学界院士。

### 5 黎鳌精神将永远推动我们前进

1998 年端午节,黎老还壮志满怀地自题一诗“八十人称老,斗志不能衰,自知黄昏近,不鞭自奋蹄。”信心满满地期待着有更大的进展。众人均未料到就在次年的 8 月,黎老因突发心脏病而辞世。但他生前为之努力的多项工作,陆续见到回报。如他生前为之努力多年创办的《中华烧伤杂志》,在他逝世后 3 个月正式面世;次年西南医院烧伤科作为全国第 1 个“烧伤重点学科”也被正式授牌;之后,江泽民主席亲自题写“模范烧伤科”牌匾。这多项荣誉称号,无一不是建立在“黎鳌精神”的基础之上。安息吧,黎鳌院士!

(收稿日期:2017-02-22)

(本文编辑:程林)

#### 本文引用格式

肖光夏. 我体会的黎鳌精神[J]. 中华烧伤杂志, 2017, 33(6): 331-332. DOI:10.3760/cma.j.issn.1009-2587.2017.06.007.